





〔日〕夏目漱石 著

董学昌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心

(日) 夏目漱石 著

董学昌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

•

198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5,000 印张，6.5 印数，1—64,100

统一书号，10109·1451 定价，0.53元

## 前 言

夏目漱石，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明治、大正时期的一位卓越的大家。在日本，从小学的语文课本开始，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一人不曾读过他的作品。他的深邃的思想境界和辉煌的艺术造诣，对日本现代文学建立了很大的功勋，留下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与他同时代及比他年轻一辈的许多日本名作家，如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久米正雄等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他的扶翼。在中国，凡接触过日本文学的读者，他的名字也远不是陌生的了。最早把夏目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可能就是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一书中翻译的两个短篇：《挂幅》和《克莱格先生》。那时鲁迅先生是这样介绍他的：

夏目漱石(1867—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闻社，专从事于著述。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登在俳谐杂志《子规》(Hototogisu)上的《哥儿》(Bocchan)、《我是猫》(Wagahaiwa neko de aru)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ZAM 35/11/05

.....

在夏目的作品形成明治文坛的艺术主流以前，当时统治日本文学的，是所谓自然主义的倾向，而夏目的创作，一开始就超然于这潮流之外，创造了自己独自的风格，终于成为当时的主流。他首先以浪漫色彩的笔调，写了《伦敦塔》（1905）、《旅宿》（1906）那样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输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其一生的杰作《哥儿》（1906），写了所谓“江户儿”性格的日本国民性中的明朗一面与优美的日本女性阿清的典型；《我是猫》（1905）则从一匹猫的眼睛，来观照人间社会，辛辣地嘲弄了日本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的“文明”生活，这些都成为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不朽巨著。以后，在他的作品中，浪漫主义的情调开始隐淡，而进入于对人的内在世界的严肃深入的观照中去。他在苦闷的探索中，发现了扎根于人性深处的唯我主义的痼疾，使他的作品，一部更比一部地深入挖掘进去，而蒙上了厌世主义的色彩。小说《渡过彼岸》（1912）、《行人》（1912）、《心》（1914）、《道草》（1915）等等，就表现了他进入后期的思想历程，一直到作者创作生涯的最后，在其终于未能完篇的《明暗》（1916）中，出现了他的思想的最后的飞跃，脱出了对人世绝望的苦闷的挣扎，留下了“则天去私”博爱人类这样一个崇高的心愿，而告别了这个世界。

夏目的主要代表作品，年来我们已经有了介绍，那大抵还是前期的东西。为了全面认识一位作家，我们也应该涉猎他后期的作品，《心》的介绍，便也有一定的意义。这里的主人公由于青年时代的恋爱经历，发现因为自己的自

私，实际上杀害了一位好友，感到深刻地负疚，使原来应该是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成为永远痛苦的无可救治的罪恶的伤痕，而最后迫使自己走上自绝的道路。这样的思想境界对我们今天的青年读者，当然距离得非常遥远，是不大可以理解的，但文学作品的职能之一，正在于使我们认识所不认识的世界，理解所不理解的生活，以开拓我们思想的天地。当然这样的作品不是供读者消遣解闷，而是让读者苦苦思索的。

董学昌同志是一个学习工艺美术的青年，由于在他学习途中遭遇了十年动乱，出了学校的门一直在一个工厂车间里干体力劳动，但他并未因此停止学习，却利用繁重劳动之后仅有的业余时间，放弃青年人应该享有的休息与玩乐，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倦地、坚持刻苦自学，从掌握日本语文，探索日本现代文学作品到从事翻译的练习。他一篇一篇，一部一部地翻译了许多短篇和长篇，仅仅夏目的长篇就译过两部，长年累月，反复易稿，不断地锻炼自己的译笔，精益求精。从不急躁地想过早发表和出版，其毅力是可钦佩的。我是多年以来常作为他的译稿的第一读者，深愧对他不能有什么帮助。现在知道湖南人民出版社毅然接受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陌生投稿者的译稿，准备予以出版。这对译者是一件喜事，而我也衷心喜欢外国文学介绍工作队伍中多了一名新兵。现在出版者与译者，都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我就这样写了几句。

楼适夷

一九八一年除夕于北京

## 目 录

- (上) 先生和我…………… ( 1 )
- (中) 父母和我…………… ( 70 )
- (下) 先生和遗书…………… ( 105 )

## (上) 先生和我

我常常把他称为先生，因此在这里也只写作先生，而不公开他的姓名。与其说这是顾忌人言可畏，不如说这样对我更自然一些。每当我唤起对他的记忆时，马上就想叫先生，拿起笔来心情也是一样，我不愿意使用那种冷冰冰的缩写字头。

我同先生结识是在镰仓。<sup>①</sup>当时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因为接到一位正利用暑假去海水浴的朋友的来信，叫我一定要去，我筹了些钱就去了。我筹钱用了两、三天的工夫，可是我到达镰仓还不到三天，叫我去的朋友突然接到家乡来的电报，让他回去。电报说是母亲病了，可是我那位朋友不相信。早先，他家乡的父母曾不征得他的同意，硬要给他成亲。按现代的习惯，他结婚还过于年轻，更主要的是对象本人不称他的心。因此他在暑假里故意逃避回家，跑到东京附近游玩来了。他把电报拿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如果他母亲真的病了，他当然应该回去。因此他终于回去了。这样一来，我特意赶到这里，反倒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sup>①</sup>镰仓——日本本州神奈川县。



离学校开学还有许多日子，由于我处在在镰仓也可以回去也可以的境况之下，就决定暂时留在原来的宿处。我的朋友是中国<sup>①</sup>的一位资本家的儿子，手里很有钱。可是由于还在上学和年龄的关系，生活用度也跟我相差无几。所以，我单独留下来，就没有必要麻麻烦烦地再去另找恰当的宿处了。

宿店在镰仓也算处于偏僻的角落，要充时髦打弹子或吃杯冰激凌，不走过一条很长的田间小路是办不到的。光坐车也得花两毛钱。不过，到处建了许多私人别墅，而且这地方离海很近，洗海水浴很方便。

我每天去下海。穿过陈旧、烟熏的草房，就到海滩。来避暑的男男女女在沙滩上活动着。想不到这儿住着那么多城里人。有时也象澡堂子那样，海面上呈现一片万头钻动的景象。虽然其中没有一个相识的人，但我也常常混在这喧闹的景色中，有时随便躺在沙滩上闲眺，有时让波浪拍打着膝头，在浅水区乱蹦乱跳，玩得倒也愉快。

原来我就是在这纷攘的人群中遇见先生的。那时海边有两家茶馆。由于偶然的机，我习惯于上其中的一家。跟长谷那边拥有大别墅的人不同，来这儿的消夏客没有各自专用的更衣棚，必须使用这种公共的更衣处。他们除了在这儿喝茶、休息之外，还在这里洗游泳衣、洗净带盐分的身子，并把帽子和伞存放在这里。我没有游泳衣，由于怕带来的东西被偷掉，所以每次下海也把脱下的衣服什么的扔在那家茶馆里。

---

<sup>①</sup>中国——日本地域名，在本州岛。

## 二

我在那家茶馆见到先生的时候，他正脱完衣服准备下海。当时，我正相反，让风吹着湿淋淋的身子从水中走上岸来。本来，我们之间有纷乱的人群挡住视线，要是没碰上什么特别情况，我也许不会注意到他的。但是，尽管海边上那样混杂，我又是那样漫不经心，我还是马上发现了先生，因为他陪着一个外国人。

我正要进茶馆，那个外国人的好看的白肤色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脱下身上的纯粹日本式浴衣，一下扔在折凳上，抱着胳膊面向大海站着。他除了穿着一件我们穿的裤叉之外，身上什么衣服也没有。我觉得很新奇。两天前，我到由井海边，曾蹲在沙滩上久久地望着外国人下海的情景。因为我坐在一个略略高起的沙丘上，旁边就是旅馆的后门，当我瞩目眺望的时候，见到许多男人洗完海水浴走上岸来，竟没有一个人露出身躯、胳膊和大腿的。女人更爱把肉体遮掩起来。人们头上几乎全包着橡胶头巾，海面上浮动着一片虾红色、绛色和蓝色。在刚刚见过这般景象的我的眼睛里，这位只穿一件裤叉站在大家面前的外国人，的确显得很稀奇。

过了一会儿，他回头看看自己身旁正弯着腰的日本人，说了两三句话。这日本人正拾着落在沙上的毛巾，一拾起来便包在头上，向大海那边走去。这个人就是先生。

我只为好奇，目送着并肩走下海边的两个人的背影。

他们一直走进海里，穿过远处浅滩一带吵吵嚷嚷的人群，走到比较开阔的地方，就一同游开了。我望着他们脑袋渐渐变小，向远方游去。过了不久，他们又折回来，笔直地游到岸边。回到茶馆也不用井水洗澡，立刻擦干身子，穿好衣服，匆匆忙忙向什么地方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我仍然坐在原来的折凳上抽着烟。那时我呆呆地琢磨着先生，总觉得不知在哪儿见过这张脸。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了。

那时候，我与其说是无忧无虑，莫如说苦于无聊。因此，第二天估摸着能遇到先生的时间，又特意跑到茶馆去看。结果没见到那个外国人，却见先生一个人戴着草帽来了。他把摘下的眼镜放在柜台上，用毛巾包好头就急急忙忙下海去了。当他象昨天那样穿过吵闹的浴客一个人游出去的时候，我突然想跟在他后面。于是我就跑到浪花扑面的很深的地方，追逐着先生。可是先生跟昨天不同，他画了一条弧线，从一边想不到的方向，开始向岸边游回去。因此我的目的落空了。我上了岸，甩着往下滴水的手，刚一跨进茶馆，先生已经穿戴整齐，同我交错着走了出去。

### 三

第二天，我按照相同的时间来到海边，又遇见了先生。那天同样的情况又反复了一遍。但是两人之间没有找到谈话的机会，也没有相互问候。先生肯定是不善交际的，他按照一定的时间，超然地来了又超然地离去，无论周围

怎样热闹，简直看不出他稍加分神的样子。最初同他一起来的那个外国人，以后再也没有看见，先生总是一个人。

有一次，先生照例迅速地从海里上来，正要穿放在习惯放置的地方的浴衣，不知怎么回事，浴衣上沾满了沙子。他为了把沙子抖掉，就向后抖了两三下。这时放在衣物底下的眼镜从板缝里掉了下去。先生系好白地蓝花衣服上的腰带之后，大概发现眼镜丢了，便在近边找起来。我赶紧把头钻进凳子底下，用手拾起了眼镜。先生说了声谢谢，就从我手里接了过去。

下一天，我跟在先生后面跳进了大海，同先生一起向远方游去。刚游出二百多米远的海面，先生就回过头开始同我说话了。漂浮在广阔、苍茫的海面上的，这附近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人。一眼望去，强烈的阳光照耀着远山近水。我活动着肌肉，在充满自由、欢欣的大海中纵情畅游。先生突然停住手脚仰身躺在波浪上，我也学着他的样子。碧蓝的天空把耀眼的光色投在我的脸上，“太愉快了！”我禁不住大喊起来。

过了一会儿，先生象是要在海里站起身似的变了个姿势，催促着我说：“还不回去么？”我体质还算强壮，很想在海里再玩玩。可是给先生一邀，我便马上高兴地答道：“好，回去吧。”于是我们又顺原路游回海边。

从此，我跟先生有了交往。可是还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以后又过了两天，大概正好是第三天的下午，我在茶馆同先生相遇的时候，先生突然问我：“你还打算在这里住很久么？”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心里也没有回答的准

备，所以就答道：“我也说不上。”可是看到先生正在笑时，我忽然不好意思了，不由得反问道：“先生呢？”这是我第一次叫他先生。

那天晚上我到先生的旅店去了。虽说旅店却跟一般旅馆不同，仿佛是宽阔寺院内的一座别墅。我也知道先生的家眷并没住在这里。因为我口口声声叫“先生”，他苦笑了。我忙辩解说，那是我对长辈人的习惯。当我问到前几天见过的外国人时，先生讲那人脾气古怪，说他已经不在镰仓了。闲聊了一阵之后，先生又说，奇怪的是自己连同日本人也不大来往，却交上了这样一个外国人。最后我对先生说，好象不知在哪儿见过先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年轻的我，暗中疑惑对方也有同我一样的感觉，而且心里期待着先生的回答。但是，他沉吟了一会儿之后，说：“实在是没有见过你呀。不会是认错了人么？”于是，我感到一阵意外的失望。

#### 四

我是月底回到东京的，比先生更早地离开了避暑地。我同先生分手时问过他：“以后我可以常到府上拜望吗？”先生只简单地答道：“唉，来吧。”当时我很想同先生交朋友，期望先生说几句体贴一些的话。因而这不能让人满意的回答，有点挫伤我的自信心。

先生常常以类似这样的情况，使我感到失望。他似乎有点儿觉察，又仿佛根本没有理会，我一再感到轻微的失望，可又舍不得因此离开先生。相反的，每当我感到不安

而动摇的时候，却更想前进。如果再向前跨一步，也许我所期待的东西总会圆满地呈现在我眼前吧。我很年轻，可是想不到年轻的血液会这样猛烈地跳动。直到先生已经过世的今天，我才开始懂得，先生一开始就没有讨厌我。他对我表示的常常看着象是不在意的寒暄和冷淡的举动，并不是要躲避我的不愉快的表现。那是可怜先生，对于要接近自己的人发出的一种警告，表示自己不值得别人接近，不要过来。仿佛他拒绝别人的热情，在轻蔑别人之前就先蔑视自己了。

我怀着当然要拜访先生的愿望回到了东京。那时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本想安排时间去一次，可是在归来后度过的两三天中，在镰仓时的心情渐渐淡薄了。而且大都市丰富多彩的气氛，与记忆力复活的有力的刺激一起，浓重地感染了我的心。每当我见到来来往往的学生的面容时，就感到对新学年的渴望和紧张。我一时忘记了先生。

开学后约莫过了一个月，我的心情又松弛下来。我带着不满意的脸色，在室内踱步，想得到什么似的环视自己的房间。我的心头再一次浮现出先生的面庞。于是我又想去看望先生了。

头一次拜望先生时，他不在家。第二次去，我记得是下个星期天。天空非常晴朗，天气好得沁人心脾。那天先生又不家。在镰仓时，我曾听先生亲口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大都在家，好象他不喜欢外出。可是我来了两次，两次都扑空，想起他的话，心里涌出一股无端的不满。我并没有马上离开门口，望着女佣人的脸，犹犹豫豫地站在那

里。这位女佣人还记得我上次递过名片，就请我等一等，又回到里面去了。于是一位夫人模样的人代替她走出来，是一位漂亮的夫人。

她彬彬有礼地告诉我先生到哪儿去了。据说先生有个习惯，一到每月的那一天就去杂司谷墓地，向一位死者献花。“现在刚刚出去，还不到十分钟。”夫人怀着歉意对我说。我点点头就离去了。在喧闹的大街上没走多远，我忽然好奇地想：何不散散步也到杂司谷去走走，说不定会遇见先生哪。于是我马上往回走。

## 五

我从墓地前方的苗圃左边走进去，沿着两旁种着枫树的大道走到深处。这时，在路边的茶馆里忽然走出一个先生模样的人。他眼镜框映着阳光，我一直走到他的近边，才冷不防地高喊了一声：“先生！”先生突然停下来，望着我的脸：“怎么……？怎么……？”

他反复说了两遍同样的话。那声音带着一种异常的情调，回荡在白天的静寂中。我一时答不出话来。

“你是跟在我后面来的吗？怎么……”

先生的神态平静，声音低沉，但是在他的表情中，却有一道难以形容的阴影。

我告诉了先生我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是来给谁扫墓，我妻子没说那人的名字吗？”

“没，这可没有说。”

“是么？——对啦，她和您初次见面，当然是不会说

的。”

先生渐渐露出满意的样子。可是我完全不懂他的意思。

先生和我穿过墓地向马路走去。在标有什么依撒伯拉之墓、神仆罗金之墓等等的坟旁，立着一座写着“一切众生悉有佛生”的塔。还有写着全权公使等等的。我在刻着“安德烈”三字的小墓前问先生：“这用外文该怎么念？”“我想应该念作Andrew吧。”先生苦笑了一下说。

先生对于这些标志各种人物的墓碑式样，似乎并没有象我那样觉得滑稽和有讽刺味。我指着圆的、细长的、嵌着像片的墓碑，不停地说这说那。起初他默默地听着，后来他对我说：“死这回事，你有没有认真想过？”我不作声，先生也就不再说什么。

在墓地尽头，挺立着一棵遮天蔽地的大银杏树。走到树下时，先生抬头望着高高的树梢说：“再过一些时候就好看了。所有的树叶子都变黄，这一带地面便会覆盖一层金色的落叶。”原来先生每月都要在这棵树下经过一次。

对面有人正在平整土地开辟新墓地，那人放下拿锹的手瞧着我们。我们从这里向左一拐，就走上大道。

我没有要去的地方，只好跟着先生走。先生话语比平时更少，可我并没因此而感到局促，就一起迢迢跹跹地走着。

“马上回家么？”

“暖暖，也没有别的地方要去。”

两个人又默默地向南下了坡。



“先生府上的墓地在那里么？”我又开口问他。

“不。”

“谁的墓——是亲戚的？”

“不。”

此外先生什么都没回答。我也就不再问了。走过大约一百多米远时，先生忽然又提起来了：

“那里有我一个朋友的墓。”

“您每月都要给朋友扫墓么？”

“是的。”

这一天，先生除此以外没说过别的话。

## 六

以后，我常常去看望先生了。每次去先生都在家。随着见到先生次数的增多，我登先生的家门越来越频繁了。

可是先生对我的态度，无论是起初应酬的时候，还是有了深交以后都没有多大变化。先生总是那么沉静，有时过于沉静而显得孤独。一开始我就似乎发现先生怪异得难以让人接近。可是，不知怎的，这反倒鼓起我非要接近他不可的强烈愿望。也许在许多人当中，对先生有这种感觉的只有我吧。然而，唯独我才有的这种直觉，后来得到事实的验证，所以即使笑我幼稚也罢，愚蠢也罢，能以自己的直觉预见到这一点，的确使我觉得自己是有希望而又可喜的。能爱别人，也招人爱，可是对于有人正要投入自己怀中，却不能伸手去拥抱，这便是先生。

正如前面所说，先生始终是沉静而稳重的。可是偶尔